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第二回 補陀山龍王獻寶 湧金門古佛投胎

鐘詩曰：既接南鄰磬，還隨百里笙。  
平陵通曙響，長樂警宵聲。  
秋至含霜動，春歸應律鳴。  
欲知常待扣，金篋有餘清。

鼓詩曰：  
軒制傳匏質，堯年韻土聲。  
向樓疑欲擊，震谷似雷驚。  
虓虎迎風起，靈鬣帶水鳴。  
樂雲行已奏，禮日冀相成。

觀音菩薩說道：「我這個鐘不是小可的鐘，其質本石，其形似鐘。白天開於子，那一團的輕清靈秀，都毓孕在這塊石頭上，故此這個石鐘，左有日月文，右有星辰象，燥則天朗氣清，潤則晦明風雨。其聲上，上通於三□三天。適來鐘響，驚動天曹，為此天花墜落。這個石鼓不是小可的鼓，其質本石，其形似鼓。自地辟於丑，那一股的重厚氣魄都融結在這塊石頭上，故此這個石鼓，左有山嶽，右有河海形，燥則河清海宴，潤則浪滾濤翻。其聲下，下通於七□二地。適來鼓響，驚動海神，為此龍王聽講。」摩訶薩、迦摩訶合掌齊聲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無量功德。」

爾時已過了七七四□九日，老祖撤講下臺，菩薩欠身施禮。老祖道：「玄天上帝臨凡，摩訶僧祇遭他厄難，何由解釋？」

菩薩道：「須索老祖下世，為大眾解釋。」老祖道：「何是善地？何是善爹？何是善娘？爾菩提為我釋說。」原來觀世音菩薩顯化南瞻部洲，故此南瞻部洲家家頂禮，個個皈依，善的善，惡的惡，好的好，歹的歹，拙的拙，巧的巧，毒的毒，慈的慈，卻都在菩薩慧眼之中，正是「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」。菩薩要個善地，要個善爹，要個善娘，一時就有了。合掌恭敬回覆老祖道：「南瞻部洲有個古蹟，名叫做杭州。自古道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這是個善地。」老祖道：「有了善地，沒有善爹。」菩薩道：「杭州城湧金門外左壁廂，有個姓金的員外，他原是玉皇案下金童，思凡下世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這是個善爹。」老祖道：「有了善爹，沒有善娘。」菩薩道：「金員外的妻室姓喻氏，他原是玉皇案下玉女，思凡下世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這又是個善娘。」老祖一得了善地，二得了善爹，三得了善娘，飛身便起。只見摩訶薩高聲叫道：「弟子願隨師父下世，也須得善地、善爹、善娘。」迦摩訶也叫聲道：「弟子願隨師父下世，須得個善地、善爹、善娘。」老祖道：「這都在菩薩身上。」菩薩也不開口，也不回話，袖裡取出兩個錦囊，便一人交付一個與他。

老祖看見兩位尊者有了錦囊，飛身便走。又只見那四個龍王一字兒跪著，高聲叫道：「佛爺爺且住且住！」那老祖是個慈悲方寸，看見龍王恁的吆喝，分明是要去得緊，暫且駐驂停驂，微笑道：「怎麼叫且住且住？法門無住。」那四個龍王齊聲叫道：「弟子兄弟們今日個得聞爺爺的三乘妙典，五蘊楞嚴，免遭苦海沉淪，都是爺爺的無量功德，各願貢上些土物，表此微忱。」老祖道：「貪根不拔，苦樹常在，這卻不消。」四個龍王又齊聲叫道：「多羅多羅，聊證皈依之一念。」老祖未及開口，菩薩從傍贊相道：「一念虛，念念虛；一心證，心心證。」老祖道：「哪裡個善菩薩，愛人些些。」菩薩笑了笑，道：「豈不聞『海龍王少了寶』？」只見那四個龍王又齊聲叫道：「聞知爺爺下世，少不得借肉住靈。弟子們曾聞得五祖一株松，不圖妝影致，也要壯家風；曾聞得六祖一隻碓，踏著關捩子，方知有與無。伏望爺爺鑒受。無量功德，無量生歡喜。」

老祖起頭一看，只見第一班跪著的青臉青衣，數甲道乙，手裡捧著一掛明晃晃的珍珠。老祖微開善口，問道：「第一位是誰？」龍王道：「弟子是東海小龍神敖廣。」老祖道：「手兒裡捧著甚麼？」龍王道：「是一掛東井玉連環。」老祖道：「何處得來的？」龍王道：「這就是小神海中驪龍項下的。大凡龍老則珠自褪，小神收取他的。日積月累，經今有了三□三顆，應了三□三祖之數。」老祖道：「有何用處？」老王道：「小神海水上鹹下淡，淡水中吃，鹹水不中吃。這個珠兒，它在驪龍王項下，年深日久，淡者相宜，鹹者相反。拿來當陽處看時，裡面波浪層層；背陰處看時，裡面紅光射目。舟船漂海，用它鋪在海水之上，分開了上面鹹水，卻才見得下面的淡水，用之烹茶，用之造飯，各得其宜。」老祖點一點頭，想是心裡有用它處，輕輕的說道：「吩咐它在南瞻部洲伺候。」龍王把個手兒朝上拱一拱，好個東井玉連環，只見一道霞光，燭天而去。

第二班跪著的紅臉朱衣，指肉躡丁，手裡捧一個毛鬆鬆的椰子。老祖道：「第二位是誰？」龍王道：「弟子是南海小龍神敖欽。」老祖道：「手兒裡捧著甚麼？」龍王道：「是一個波羅許由迦。」老祖道：「是何處得來的？」龍王道：「這椰子長在西方極樂國摩羅樹上，其形團，如圓光之象。未剖已前，是謂太極；既剖已後，是謂兩儀。昔年羅薩闍尊者降臨海上，貽與水神。」老祖道：「有何用處？」龍王道：「小神海中有八百里軟洋灘，其水上軟下硬。那上面的軟水就是一匹鳥羽，一葉浮萍，也自勝載不起，故此東西南北船隻不通。若把這椰子鋸做一個瓢，你看它比五湖四海還寬大□分。舟船漂海到了軟洋之上，用它取起半瓢，則軟水盡去，硬水自然上升。卻不是撥轉機輪成廓落，東西南北任縱橫？」老祖也點一點頭，想是也有用它處，輕輕的說道：「吩咐它到南瞻部洲答應。」龍王把個手兒朝上拱一拱，好個波羅許由迦，只見一道青煙，抹空而去。

第三班跪著的白臉素衣，呼庚吸辛，手兒裡捧著一個碧澄澄的滑琉璃。老祖道：「第三位是誰？」龍王道：「弟子是西海小龍神敖順。」老祖道：「手兒裡捧著甚麼？」龍王道：「是一個金翅吠琉璃。」老祖道：「是何處得來的？」龍王道：「這琉璃是須彌山上的金翅鳥殼，其色碧澄澄，如西僧眼珠子的色。道性最堅硬，一切諸寶皆不能破，好食生鐵。小神自始祖以來，就得了此物，傳流到今，永作鎮家之寶。」老祖道：「要它何用？」龍王道：「小神海中有五百里吸鐵嶺，那五百里的海底，堆堆砌砌，密密層層，盡都是些吸鐵石，一遇鐵器，即沉到底。舟船浮海，用它垂在船頭之下，把那些吸鐵石子兒如金熔在型，了無滓渣，致令慈航直登彼岸。」老祖也點一點頭，想是也有用它處，輕輕的說道：「吩咐它南瞻部洲發落。」龍王把個手兒朝上拱一拱，你看好個金翅吠琉璃，只見它一道清風，掠地而去。

第四班跪著的黑面玄裝，頂王履癸，手裡捧著一隻黑雲雲的禪履。老祖道：「第四位是誰？」龍王道：「弟子是北海小龍神敖潤。」老祖道：「手兒裡捧著甚麼？」龍王道：「是一隻無等等禪履。」老祖道：「何處得來的？」龍王道：「這禪履是達摩老爺的。達摩老爺在西天為二□八祖。到了東晉初年，東土有難，老爺由水路東來，經過耽摩國、羯茶國、佛逝國，到了小龍神海中，猛然間颶颶頓起，撼天關，搖地軸，舟航盡皆淹沒，獨有老爺兀然坐在水上，如履平地一般。小神近前一打探，只見坐的是只禪履。小神送他到了東土，求下他這只禪履，永鎮海洋。老爺又題了四句詩在禪履上，說道：

「吾本來茲土，傳法覺迷津。  
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

老祖道：「有何用處？」龍王道：「小神自從得了這禪履之後，海不揚波，水族寧處。今後舟船漂海，倘遇颶颶，取它放在水上，便自風浪浪靜，一真湛寂，萬境泰然。」老祖也點一點頭，想是也有用它處，輕輕的說道：「吩咐它南瞻部洲聽旨。」龍王把個手兒朝上拱一拱。好個無等等禪履，只見一朵黑雲，漫頭撲面而去。四龍王滿心歡喜，合掌跪著告回。

老祖飛身又起，只見那水族隊裡，大千眾生一齊跪著，一齊高聲叫道：「爺爺且慢去，且慢去！」老祖終是慈悲方寸，看見眾生恁般叫號，分明是要去得緊，又只得權時間解羽回鱗，又微微一笑道：「怎麼叫慢去慢去？法門無去。」大千眾生齊聲叫道：



這都說的是金員外宅上前後左右的形勝。

老祖熟視了一回，無量生歡喜。正欲移步近前，只見湖上又有一個嶺阜，霞光燦爛。霞中有一道怨氣，直射斗杓。老祖心裡想道：「這還是恁般的怨氣未消？」好個老祖，定一定元神，睜一睜慧眼，卻原來是個棲霞嶺，嶺下是個岳武穆王的墳，岳武穆王的祠堂。有詩為證。李閣老詩曰：

苦霧四塞，悲風橫來。  
義景縮地，下沉蒿萊。  
坤輿內折，鼎足中頹。  
大霆無聲，枯槩槁萊，  
羯虜騰突，狼風崔嵬。  
龍困沙漠，鱗傷角摧。  
齊仇九誓，楚戶三懷。  
姦宄賣國，忠臣受參。  
積毀消骨，遭禍成胎。  
命迫□使，功垂兩涯。  
盟城不恥，借寇終諧。  
重器同劇，群兒共哈。  
髮豎檀冠，潮浮五骸。  
氣奮胡丑，殃流宋孩。  
英雄已死，大運成乖。  
魂作唐厲，形細漢臺。  
天不祚國，人胡為哉！  
壯士擊劍，氣深殷雷。  
日落風起，山號海哀。  
樹若可轉，江為之回。  
乾坤老矣，歎息雄才。

邵尚書詩曰：

六橋行盡見玄宮，生氣如聞萬鬣風，  
松檜有靈枝不北，江湖無恙水猶東。  
千年宋社孤墳在，百戰金兵寸鐵空。  
時宰胡為竊天意，野雲愁絕夕陽中。

高學士詩曰：

大樹無枝向北風，千年遺恨泣英雄。  
班師詔已成三殿，射虜書猶說兩宮。  
每憶上方誰請劍，空嗟高廟自藏弓。  
棲霞嶺上今回首，不見諸陵白露中。

卻說岳廟裡怨氣未消，老祖也自歎了一歎。老祖心裡想道：「杭州真是善地，金員外果是善翁，喻孺人果是善娘。只一件，托生之後，還要一個好法門善世。不如趁此時先自選擇罷。」拽開步來，把個杭州城裡城外的洞天福地，逐一磨勘一番，逐一查刷一番，都有些不慊他的尊意。急轉身復來到西湖之上，金員外門前，只見百步之內，就有一座摩訶古剎，前面一個山門，矮矮小小。次二一個天王殿，兩邊列著個「風調雨順」，盡有些雄壯。次二一個金剛殿，前後坐著個「國泰民安」，越顯得威風。到了大雄寶殿之上，三尊古佛，坐獅、坐象、坐蓮花。略略的轉東，另有一所羅漢殿，中間有五百尊羅漢，每尊約有數丈高。寺前面有個孤峰挺立，秀削芙蓉。峰頭上一個峻嶒古塔，不記朝代。一寺一峰，翼分左右，如母顧子。外面看時，霞光閃閃，紫霧騰騰。老祖拽起步來，直入大雄寶殿，熟看一餐。

原來這寺叫做個淨慈寺。說起這個「淨慈」二字，就有許多的古蹟？怎見得有許多的古蹟。原來這個寺不是一朝一代蓋造的，是周顯德中蓋造的。那峰叫做個雷峰。說起這個「雷峰」二字，也有許多的古蹟？怎麼也有許多的古蹟，原來這個山峰不是杭州城裡堆積的，是西天雷音寺裡佛座下一瓣蓮花飛來東土，貪看西湖的景致，站著堤上，猛然聞金雞三唱，天色微曛，飛去不得，遂成此峰。後有西僧法名慧理，說他這一段的緣故，故此叫做個雷峰。周顯德中蓋造佛寺，就取雷音清淨慈悲之義，故此這寺叫做個淨慈寺。老祖本是西天的佛祖爺爺，見了這個雷峰淨慈寺，俱是西天的出身，正叫做是：「美不美，鄉中水；親不親，故鄉人。」他自無量生歡喜，說道：「道在邇而求諸遠，得之矣，得之矣！」轉身便向金員外家裡來。此時約有二更上下，正是：

地遠柴門靜，天高夜氣淒。

寒星臨水動，夕月向沙堤。

原來金員外是個在家出家的，從祖上來吃齋把素，到金員外身上已經七代。喻孺人又是胎裡帶得素來，真個是夫妻一對，天上有，地下無。家裡供奉著一個觀音大士，也不記其年，飲食必祭，疾疫必禱。大士也是□分顯化，他只是少了一口氣。

卻說老祖來到金員外宅子上，這時正是洪武爺爺治世，號吳元年，□月□五日下午元，三品水官解厄之日。金員外夫婦二人自從五更三點時分起來，洗了臉，梳了頭，擺了供案，發了寶燭，燒了明香，斟了淨茶，獻了淨果，設了齋飯，展天那三乘妙典，啣動那五蘊楞嚴，聲聲是佛，口口是經，一直念到這早晚，已自是二更上下。唸經已畢，懺悔已周，夫婦二人閒步庭院之中。只見天上一輪皓月，萬顆明星，素練橫空，點塵不染。那院子裡有一個洗臉架兒，架兒上有一個銅盆，銅盆裡有這等幾杓兒水。那一天星映著這盆兒裡的水，這盆裡的水浸著那一天的星，微波蕩漾，星斗輪旋，也不知星在天之上，也不知水在盆兒裡，就是一盆的星，真個愛殺人也。員外見之，滿心歡喜，連聲叫著：「孺人來看！」孺人見之，滿心生喜，連忙的捲起兩隻衣袖來，伸出這兩隻手，到那盆兒裡去撈那個星。左撈也撈不著，右撈也撈不起。好老祖，弄一個神通，即時就變做個流星，雜在盆兒裡，就和那天上的星一般。孺人先是左撈也撈不著，右撈也撈不著，忽然一下撈著一個星兒在手裡。正叫做是「掬水月在手」，論不的喜喜歡歡，真是舉起手來，和星和水一口吞之。

卻不知吞了這個星後，有些甚麼吉凶，有些甚麼報應，還是有喜無喜，還是生女生男，且聽下回分解。